

北仑白峰位于浙东穿山半岛的咽喉处，由于其濒临东海，自古以来，驻军及军事设施较多，历来为军事重镇。白峰街道白峰村前新屋41号，有一处清代民居建筑七架屋(俗称七角屋)，位于村子中心——20世纪50年代末，这里曾是开国上将许世友在白峰当兵居住之处。

60多年过去了，每当白峰人经过这所民居，总会想起许世友将军在这里当兵的往事。北仑区白峰街道在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支持下，成立了“许世友在白峰研究会”，专门挖掘研究这段历史。白峰街道党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，他们正在积极打造党史学习教育基地，以学习、弘扬许将军艰苦朴素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。

故事还得从头说起。



许世友住过的大屋(石志藏 摄)

## 上将下连当士兵

1958年10月17日一大早，一辆军绿色吉普车由329国道往穿山半岛上的白峰方向直驶，进入白峰段后，又往南驶入白峰小学，停在小学操场上。当时，这里是宁波白峰海防前线某部六连的驻地。车门打开，一位头戴士兵帽形帽、身穿士官军装、军容严整、年纪显大的军人，下车健步走来……他，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，经中央军委批准，前来六连当兵的许世友上将。许世友当时的职务是中央军委委员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、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。

时任某部六连连长的高立山，带领战士们在营区热烈欢迎将军前来当兵。高立山显得很紧张，他严肃地跑步来到许世友面前，立正、敬礼、报告。

许世友见状，连忙摆手说：“你搞错了，从现在起，我是一个兵，是你们连的上等兵，应该是我向你连长报到。”

说完，许世友抬手向高立山敬礼：“连长同志，上等兵许世友前来报到，请分配工作。”

高立山满脸通红，好半天才说：“报告首长，您被分配到六连七班。”

许世友笑着说：“你怎么还改不过来，向我报告什么？我不是首

长，是上等兵许世友向你报告！”事后，许世友和高立山谈心：“我到连里来当兵，你有顾虑吧？”高立山说：“没有！”

许世友说：“没有是假的，我向你表个态，我这个兵很好领导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在连里，就听党支部和连长、排长的话，你们叫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，绝不会给你们添麻烦。”

高立山听了，十分感动。随后，许世友来到七班，又向中士班长张吉生敬礼：“报告班长，上等兵许世友前来报到。”

当时，七班驻地在白峰村前新屋41号乐家堂前，全班战士均打地铺，铺上稻草，席地而睡。

张吉生慌忙从许世友手中接过背包，替他打地铺。另一名下士战士则递来开水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报告首长，请喝水。”

许世友笑着说：“我不是首长，是上等兵，你是下士，级别比我还高一等呢。你以后要多指教我，就像师傅带徒弟那样。”

入连后第一天吃饭，七班长张吉生和班里的战士，争着给许世友盛饭舀汤。许世友拒绝了，再三对班长张吉生说：“我在你们班里当兵，你就是我的上级，就要大胆管教我，不要太客气，要帮我拿下官架子。一个战士要班长替他盛饭，这还得了！”



夜间，许世友(右)和战士一起站岗



许世友(前一)在白峰乡村道路上行军



许世友和战士们就地就餐



许世友挑过水的水缸(石志藏 摄)



研究会人员访问当事人(石志藏 摄)

## 成为“五好战士”

许世友下连队当兵，正赶上部队10月大练兵，为军区即将举行的渡水登岛演习做准备，演习科目是下海练泅渡。

10月的浙东沿海，海水已经很凉了，战士们担心年过半百的许世友会着凉影响身体。

班长张吉生想了个办法，说：“您不要下海了，站在岸上当观察员好了。”

许世友坚决要求参加泅水，说：“我眼神不如年轻人，班长还是派个小伙子担任观察员，我下海！”说完，许世友和战士们奋勇跃入海水中……

上岸后，许世友说：“战争中什么情况都会发生，万一我乘坐的指挥舰被打沉了，不会泅水咋办？”

10月27日，连队进行攀登绝壁训练。攀岩危险系数大，许世友知道战友又会阻拦他，趁大家不注意，疾步上前，抓住绳子就往上攀，战士们紧跟上去。突然，意外发生了，原来正当许世友攀到半山时，后面的攀绳被战士们拉紧，许世友手滑脚脱，身子一下子悬空了。站在地面观察的军区保卫部长赵一德吓得脸色苍白，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只见许世友身子一斜，一手抓住绳子，一脚蹬住了岩石，身子往上一蹿，反手又抓住攀绳，拿出了看家的少林功夫，化险为夷，顺利登顶。

在场的战士们惊叹不已……据许世友女儿许华山《父亲》一书回忆：许世友平易近人，有个老战士在家乡找了对象，偷偷地将未婚妻照片拿给他看。许世友眯着眼睛端详，十分认真地评价说：“小伙子眼力挺准，这姑娘长得俊，人还挺老实，别错过了机会，这同打仗一样，可要主动进攻啊！”战士们知道许世友爱吃辣椒和面食，每次分菜时，都要给他多分一些，或者另外替他准备面食。许

世友知道这是大家对他的关心，他不愿意搞特殊，但战士们还是执着对他特殊照顾。

许世友很无奈，只能对同来当兵的军区保卫部长赵一德说：“你去同他们说说，我是来当兵改造思想的，不能有丝毫特殊，搞特殊的话，不是帮我，而是害我！”

战士们见许世友认真了，便不再对他特殊照顾了。有一天吃午饭时，许世友发现他的菜碗里有一块肉，便东张西望，发现周围的战士碗里也有一块肉，这才放心地吃起来。

一天半夜，许世友醒来，发现身上多盖了一件大衣，再看看窗外下起了大雨，许世友这才知道，原来是班长怕他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着凉，特地给盖上的。

可是许世友想到战士小王正在发高烧，于是，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大衣盖在了小王身上，自己蜷缩着睡着了。清晨醒来后，许世友发现大衣又盖在了自己身上。原来小王半夜睡醒后，又把大衣盖到了许世友身上。

一次，连队在白峰海边山头测试速爆杆的威力，战士们坐在离爆破点只有20米的马铃薯地里。在即将爆破的一刹那，战士孙承仕突然坐到了许世友对面，用自己的身体挡着，怕爆破时石头崩到许世友身上。

事后，许世友心里很感动，多次在会议上提道：“一名干部只有真诚地去对待战士，战士才会真心地对待你，甚至会不惜一切地保护你。”

临近年底，连队开展“五好战士”评比，大家一致推选许世友。

许世友说：“我一好、两好也许有，五好肯定当不起！你们要多给我指出缺点，将来我要带回军区，还要向军委汇报。”

最后，许世友拗不过战友们的强烈推选，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。

## 支农不忘本

许世友在下连队当兵期间，还多次参加白峰当地的农业生产劳动。

时值秋收农忙时节，许世友和六连战士们一起，在白峰生产大队大队长乐信根的带领下，来到第三生产小队董家六亩田及第四生产小队金家庄田畝收割晚稻。董家六亩田畝地势低易积水，俗称“烂荡田”。许世友卷起裤脚，一脚踏进田里，泥水一下子淹到腿肚子。“唰唰唰”，许世友割稻又快又好，半天下来，直至一块田的晚稻收割完。这时，许世友看到前面战士的腿肚子出了血，还叮着一条虫子，他大声说：“挂彩了，挂彩了！”话音刚落，他感觉自己小腿上也痒痒的，低头一看，自己也中招了。原来，“烂荡田”里有蚂蟥(水蛭)。当地老百姓见状说：“这蚂蟥胆子忒大了，竟然连将军也敢咬。可恨！可恨！”

稻谷收割后，马上要脱粒。当时脱粒用的是双人脚踏打稻机，许世友观察了一会儿，对生产队长说：“让我来试试。”队长忙说：“首长使不得，打稻时，捏不住稻根，蛮危险的。”许世友说：“我一下能托起几百斤石头，怕什么？！”他抓起一把稻秆，一脚踩在踏板

上，一用力，打稻机转得飞快。许世友对一旁的生产队社员说：“你不用用了，我一个人用力就是了。”稻子打着打着，打稻机要往前移，平时都是两个人一起推拉的，许世友说：“你们让开，我一个人够了。”说完，从后面稍加用力，打稻机就“呼”地往前滑去。田里劳动的社员，个个看得呆了。

这年冬季，正值白峰区域最大的水利工程竺家坑水库兴建大坝，竺家坑水库承担着白峰周边村庄上千亩农田灌溉的重任。那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泥土沙石全靠肩挑小车载。许世友到了工地，战士们故意早早把扁担抢光了。许世友就用双手直接提了两套筐土，快步奔上大坝。不愧为有真功夫的老将军，战士们感动赞叹不已。

秋收农忙，山上番薯成熟需要收获。许世友看到当地社员用扁担一箩箩从山上挑番薯下来，穿着单衣，还汗流浃背。于是和连长商量，派马车装运，减轻社员劳动压力。

休息时，许世友笑着给大家发香烟。当地老百姓第一次看到带过滤嘴的香烟，非常稀奇，有人还说：“哈哈，老许同志给的香烟还套着‘芦稷秆’(宁波一带老百姓称高粱为芦稷)。”

## 军民鱼水情

在连队当兵期间，许世友和白峰老百姓心贴心，结下了深情厚谊。

许世友经常起早为房东乐如存、马翠娥两家扫地、挑水。两位老人回忆，每天清晨，伴随着公鸡的啼鸣，许世友起床，先“呼呼”地在堂前的小院里打拳练武，接着就帮他们家挑水，直到水缸满。然后，和战士们一起背着步枪出操、拉练。

乐如存说，许世友住的地方十分简陋，就是在他家堂前正中的泥地上铺上一层稻草，再铺上席子，当时叫“打地铺”。晚上盖一条被子、一条军毯，装备条件和战士们没有两样，睡觉时和战士们挤在一起，吃饭更没有特殊化。当时连队的临时食堂设在白峰村西边的百乐祠，开饭时每班派出两名战士分别用两只大脸盆去食堂打饭打菜。打回来后，大家先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歌曲，然后许世友和班里的战士一起用搪瓷小碗分别盛饭盛菜。菜也十分简单，“一饭一菜”，基本上是大白菜和番薯粉丝煮在一起。不过，每星期会有一次集体改善伙食，就是吃红烧肉。还有一条，部队纪律严明，战士从来不进老百姓家门。

那年秋收结束后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门安排人，到白峰金家庄水稻田的田畝上，拍摄纪录片《军队干部下连队当兵》的军民联欢场面，气氛十分热烈。

91岁的马翠娥老人记忆深刻：许世友当兵期间，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练兵同劳动，说话和蔼可亲，没有“官架子”。许世友蛮喜欢孩子，常常抱着她家的孩子，还逗小孩玩耍。一次，她家刚煮好毛豆，马翠娥请许世友尝尝。许世友说，我们有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。马翠娥说，您这个年纪可以做我父亲了，吃点女儿的东西，何尝不可？许世友被说动了，吃了几颗毛豆，边吃边称赞：“好东西，鲜，真鲜。”

白峰村北的后弄口有一个理发店。当兵期间，许世友两次上门理发，还夸师傅手艺不错。其中有一次是顾小定师傅理的发，刮胡须敷热毛巾间隙，顾小定师傅还用食指顶着一块白毛巾，“呼呼”地旋转，表演了一套绝活。每当顾小定提起当年为将军理发的事，总是开心地说：“这是我一生中为最大的官理发。”

乐素佩当年9岁。她回忆说，许世友当时叫五六六个小学生排队唱《社会主义好》歌曲，唱完还给他们每人一颗水果糖。乐纪和、乐德峰兄弟，那时只有六七岁，许世友摸着他们俩的头喊“小鬼，小鬼”。兄弟俩常常跟在许世友后面，缠着他讲故事。部队在村庄驻扎，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放映露天电影，如《宇宙锋》(京剧)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(越剧)等。

许世友和战士们一起生活、学习、劳动、训练，转眼间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将军与所在连队的战士，特别是七班的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终于到离开连队返回军区工作岗位的时候了，战士们依依不舍，村子里的群众也自发前来送行……

许世友回到南京军区后，又给七班战士们写了封信。信中说：“亲爱的同志们，感谢你们在多方面给我的爱护和帮助。白天，同志们主动热情地帮助我学习。深夜，我睡着了，你们把大衣轻轻地盖在我的身上。我要求站岗，你们总是不肯交班，你们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让我多休息。试验爆破时，孙承仕同志主动坐到我的前面，挡住我，防止万一发生危险。我有一点疲劳，你们就无微不至地关怀我。我休息的时候，你们相互告诫不要高声喧嚷，以免惊醒我。我游泳的时候，你们悄悄地环绕在我的身边，关心着我的安全……你们这种高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深深地感动了我。我们深厚的同志友谊，是鼓舞我们共同前进的力量。”

部分史料来源：许华山《父亲》(中信出版集团，2018年1月出版)

石志藏